

如果說，從道性至性善而滑落為性惡，從結繩而用之純樸至道華愚始的狡滑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。那麼，人類將永存於黑暗的長空；但老子認為人性之中含有德的成分，人性有自主意志，經由克制修練的過程，人性依然可以回歸。

五、人性的回歸

經由周文疲弊的環境，使老子對人性有了省思，並建立一套人性論。於人性論的範疇，老子肯定了人性中的道性，進而由人性論往外拓展，構築往上矗立的宇宙論。再從宇宙論往下降，創造了萬有萬物。宇宙的道無遠弗屆，充塞於四方六合，但道與萬物含蘊的德之關係，並不是強制的命令型式；萬物仍然有自主發展的意志，這才符合自然的宇宙觀。

道的不生不生，創造了萬有萬物，萬有萬物也有了道的內涵。道與德不是強制命令服從的關係；因此，就存有論而言，天地萬物與道的關係是多而一，一而多的；既超越又內在，人之含德亦為理所當然了。由心性論而存有論，由心性論而宇宙論，存有論又與宇宙論並存，這是老子哲學的特色。

致虛極、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(十六章)

證明了人性中是存有道性的。

人性之中既然含有道性，那是本體論的存有存在，道內在於德之中。但道獨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不生之生創造萬物，此又是超越的關係。既超越又內在，由心性論發展為宇宙、本體論並存。其中最重要的在德的意志自由性；意即是說人性的沈淪與回歸，是應由人自己自由來負責。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、育之、亭之、毒之、養之、覆之。(五十一章)

故常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得之。(二十三章)

人具備了獨立自由的意志，沈淪與昇華，皆由人的一念之心所決定了。

去除知的心知、欲的情識，才能使人性歸復甦，重返道性。老子對心除知去欲亦有提撕。在心知方面：

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(三章)

絕學無憂。(三十章)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。(四十八章)

如何消弭欲望情識的猖狂呢？老子著墨甚多。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稅之，不可常保。(九章)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(十章)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(五十二章)

治人、事天莫若嗇。夫惟嗇，是謂早服。早服，謂之重積德。(五十九章)

去除心知情識的根本之道，在於知足，減除過多貪痴與作為。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(十六章)

知止，可以不殆。(三十二章)

是以大夫處其厚，不居其薄，處甚實，不居其華。(三十八章)

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(四十四章)

禍莫大於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(四十六章)

老子因周文疲弊的大環境刺激，而產生人性最深刻的反思，並由人性論出發，建立一套宇宙論、本體論。人性論是根源，而宇宙及本體論則並行而不悖。人性論包含著道性、性善、性惡，並強調人的意志自由，反者道之動，人性偶因一時的迷失，終究會找回生命源頭，重新回歸。

六、結論

上述提及人性與政治建置的纏繞糾葛。老子肯定了人性中的道性、性善，並由此為基源發展出道德超越內在的相蘊關係。但他也兼及心知情識的性惡，否定其所發展的典章制度。道性、性善、性惡是一體，淨染並存。

另則，老子信仰人性的回歸，並且認為宇宙的規律亦乎如此，溶合了人性、存有、宇宙論為一爐。人在經歷迷惘異化的旅程後，人性中股股的落葉歸根之力量會澎湃而起，覓尋返回道的途徑。

人性是自由的，具備自主的意志。因此，可以斷言老子的人性內涵是自力而非他力型的。自力的人性，難免會陷溺沈淪，而肇建疲弊僵化的典章制度、仁義禮智的社會。政治的構建是典章的一環，政治也沈淪為心知情識的產物，物化人性。所以，聖人要解消政治的結構，但不是解消政治的善之功能。

老子由性惡來展開人文世界的建構，但也因建構捆綁奴役了